

免职官员的起复:如何让公众更信服



□本报评论员 林琳

公众尤其担心,对官员的起复,相关部门不认真调研考察,仅凭上级领导一个招呼、一句关照,或者出于同僚“私情”,便匆匆决定。在官员的起复问题上,不应该总是想着悄悄行事、走捷径,而应该通过制度规范,摆到桌面上,按相关程序,认真把关,让公众心服口服。

档案费的秘密 不能藏在档案里

结合档案管理的实际来看,建立全国统一的电子档案系统已经迫在眉睫。就当前来看,降低乃至取消档案费,公开档案费使用细目,相关部门应有这样的权力自觉。

□毛建国

又到毕业季。如果不是到机关当公务员或者到国企就职,大学毕业生找到工作后还需要操心一件事——给薄薄几页纸的档案安个“家”。可能很多人不知道,这笔档案费加起来可是一个不小的数字:北京每年收取的档案费超1亿元,广州华南人才市场每年收费也有数亿元。据专家估算,全国每年人事档案收费至少达数十亿元。(见8月12日《南方都市报》)

档案为什么要收费?或许有人说,这是历史的原因,过去没有普及电脑,甚至连互联网也没有,只能通过最原始也是最安全的方式来管理档案。可是,档案保管凭什么收费呢?特别是在公共服务领域,收费项目当慎之又慎,能免的尽量免,能早免的早点免。事实上,这项备受争议的收费在一些地方已经取消。如江苏省取消了档案托管收费的规定,山东青岛开发区则停止了收费。其他地方为什么不能跟进?

收费为什么这么高?薄薄的几页纸,一年要收一二百元的保管费。拿北京来说,2013年之前,存档费一年240元;2013年1月之后,下调至120元。而在一些地方,最初年收费曾达七八百元。看来,给自己找个住的地方不容易,给档案找个“住”的地方也不容易。一些地方人社部门介绍,目前存档的“死档”数量高达总量的20%至30%。对于一般人来说,一方

被免职的官员重新复出,不是一个新鲜话题,但媒体梳理的数字仍让人有所触动——8月12日来自《新京报》的报道显示,因“三鹿奶粉”事件当年被免职的3名石家庄市领导悉数复出,而这种在舆论风暴中被免职,随后悄然起复的情况并非孤案。记者统计,2008年以来,引起舆论关注的52起官员免职案例,40名因突发事件被免职的官员中,半数已起复。

围绕官员被免职、复出的新闻事件,多有公众质疑。问题之一,对免职的性质,不少人的认识模糊。专家介绍,“免职”是个中性词,不在《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及《公务员法》的处分类别中,且“免职”的适用面很广,没犯错的官员也可以免职。而在多数公众看来,免职似乎是一种问责和处分,如果没犯错为啥要免职?这种认识上

的偏差导致了各方在官员被免职后起复问题上的争论不断。

问题之二,官员被免职后符合哪些条件才能复出、复出需要履行哪些程序,公众通常也并不太清楚。按《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要求,对于免职的官员,“一年内不得重新担任与其原任职务相当的领导职务”。也就是说,要想“官复原职”或者出任与原职级别相当的职务,只需要等一年;如果降了级别,就不存在“一年之限”。于是,出现了

一些公众难以理解的“闪电复出”。

官员被免职后的复出,能不能有更“标准化”的操作模式?8月12日的《人民日报》对湖北红安县在被处分干部重新任用问题上的经验进行了报道。今年1月,红安县纪委和监

察局下发了《对受处分人员进行回访的试行办法》,即对受到党内警告、党内严重警告、撤销党内职务、留党察看等处分的官员进行回访,听取受处分人在受处分后的心得体会、思想变化,查阅受处分人上下班签到册、工作台账,掌握其工作动态,与受处分人的上级、同级、下级进行访谈,了解其作风是否务实,为政是否清廉,党性是否增强这一系列程序后,决定是否对受处分人重新任用。

试想,当纪检监察部门把被处分人的思想汇报、工作记录和工作成效、群众意见等都拿到台面上来,然后建议对这个人“重新予以使用”,公众还会强烈反弹和质疑吗?当然,这是对被处分官员重新任用的工作经验,与对非处分性质的免职官员的重新使用不可混为一谈,但至少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应该说,官员起复是需要充分的理由和条件的,悄悄地重新任用甚至委以重任,只会加剧公众的不信任。公众尤其担心,对官员的起复,相关部门不认真调研考察,仅凭上级领导一个招呼、一句关照,或者出于同僚“私情”,便匆匆决定。公众甚至会联想,当初因突发事件或事故等,高调免去某官员职务,只是在舆论的风口浪尖上,躲“风头”而已。“风头”一过,即让官员悄然复出。所谓免职,不过是堵上悠悠众口罢了。

说到底,在官员的起复问题上,不应该总是想着悄悄行事、走捷径,而应该通过制度规范,摆到桌面上,按相关程序,认真把关,让公众心服口服。



“请”刷卡

据《南方都市报》报道,8月6日,广东深圳市罗湖区一派出所接事主陈女士报案,称其刚在罗湖区某小区的房内被一男子持刀抢劫,男子用自带的“拉卡拉”手持终端威逼陈女士输入银行卡密码,刷走陈女士银行卡中的2000元人民币。警方接警后迅速展开侦查,锁定嫌疑人陈某,当天晚上将其抓获。

如今抢钱的都带POS机了!这位犯罪嫌疑人想得可真“周到”——抢到现金则罢,抢不到现金就逼刷事主的银行卡,这可比拿着事主的银行卡到银行取钱“方便”得多。虽然犯罪嫌疑人很狡猾,但最终还是没能逃脱。这起案件呈现出来的抢劫案件新动向和新特点,值得有关方面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并开发出阻断盗刷、逼刷银行卡的法子来。

□赵春青/画 小郭/文



口出“豪言”并非一时激动

□郭文婧

中纪委官网8月11日下午挂出消息称,“经中共安徽省委常委会研究并报省委批准,决定对淮南市委书记方西屏的严重违纪问题予以立案。”此前,一个广为人知的事件是,在梅龙镇的拆迁中,当地村民表示方西屏曾“20天铲平梅龙”。(见8月12日《第一财经日报》)

就在前几天,曾扬言“分分钟可以搞垮一

间厂”的广东省清远市清城区原环保局局长陈柏和被判10年零6个月,现在这个“20天铲平梅龙”的书记又被立案,他们身上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口出“豪言”。

官员口出“豪言”的例子并不鲜见。国务院国资委原主任蒋洁敏曾有言:“生进中南海 死入八宝山”;云南昆明原市委书记张田欣曾有话:“谁想告我,尽管告,我不怕”;曾被舆论界称为“最狠强拆女市长”的黑龙江舒兰市原副市长韩迎新也曾说过:

“我不懂法,不按法办;我有尚方宝剑!”

俗话说:“满饭好吃,满话难讲。”官员喜欢大放豪言,透露出的不仅是本人武断的工作态度和漂浮的工作作风,更是拒绝监督的傲慢和自我陶醉的麻木。一些官员口出豪言,不排除一时的激动,但更多的情况下,还是内心膨胀的自然流露。也就是说,“豪言”的生存土壤在一些地方是真实存在的。比如,有官员落马后,外人评价其“凶,在圈子里出名,没人敢提意见”。

在一些国家,官员因为一句错话,是亲身检讨道歉、甚至是辞职下台的。我们身边有一些喜欢“豪言壮语”的官员,其种种行为在受到舆论质疑,诘问之后,居然能被提拔重用。从这个角度而言,在时下反腐败紧锣密鼓推进的时候,一些曾大方放豪言的官员接二连三地落马,想来,其“豪言壮语”的背后,暴露出的是其行为的违规违纪甚至违法的实质。

当一些官员的教养达到不愿说“大话”的时候,当我们的体制机制达到使官员不敢说“大话”的时候,应该才是风清气正之时。



南方电网万人抢修会战告捷

本报讯

(记者吴雪君 通讯员韩海光)8月7日19时50分,当村头100千伏安配电变压器开关合上,文昌市锦山镇茶园村委会古宅村亮起了电灯。这是海南省“威马逊”台风过后最后一个恢复供电的自然村,标志着全省历时20天的抢修复电划上句号,灾区全面恢复供电。

当抢修人员来到古宅村口韩会畴家核查复电情况,只见客厅灯火通明,不少村民闻讯赶来向电力工人道谢。村干部林志强说,台风导致停电多日,生活很不方便,多亏电力工人连夜来抢修,才给我们送来了光明。

今年第9号超强台风“威马逊”重创海南



上海纪念“八·一三”淞沪会战爆发77周年

8月13日,在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市民向先烈献花。当日,纪念“八·一三”淞沪会战爆发77周年活动在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举行,500余名社会各界代表向先烈敬献鲜花,呼吁人们牢记历史,珍惜和平。

新华社发

一样的高温,不一样的身份

显低于当地规定的统一标准。

荆州市总工会去年曾对中心城区36家企业防暑降温工作进行了检查,发现三成企业高温津贴发放不到位。其中,不少企业是建筑、快运等类别的企业。

高温津贴发放岂能分“三六九等”?

“用人单位未按规定支付劳动者高温津贴的,劳动者有权向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举报或依法申请劳动争议仲裁。”宜昌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不过,出于担心“得罪公司”或者“丢掉工作”等原因,尽管高温津贴中存在因人而异或是因岗而异的现象,许多建筑工人、环卫工人以及快递员等也不会向有关部门举报或是申请劳动争议仲裁,对高温津贴落空“敢怒不敢言”的现象比较普遍。

记者调研发现,建筑、快运以及修理行业等企业漏发高温津贴的现象较为普遍,俨然成为了业内“潜规则”。不少企业根本没有发放;少数企业虽然发放了津贴,但发放标准明

显低于当地规定的统一标准。

荆州市总工会去年曾对中心城区36家企业防暑降温工作进行了检查,发现三成企业高温津贴发放不到位。其中,不少企业是建筑、快运等类别的企业。

高温津贴发放岂能分“三六九等”?

“用人单位未按规定支付劳动者高温津贴的,劳动者有权向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举报或依法申请劳动争议仲裁。”宜昌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p